

Annie Proulx

安妮·普鲁作品

〔美〕安妮·普鲁 著

方柏林 译



老谋深算

That Old Ace in the Hol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Annie Proulx
安妮·普鲁作品

老谋深算

That Old Ace in the Hole

〔美〕安妮·普鲁 著

方柏林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E. Annie Proulx

THAT OLD ACE IN THE HOLE

据 Simon & Schuster Inc. 2002 版译出。

Copyright © 2002 by Dead Line Ltd.

c/o Darhansoff, Verrill, Feldman Literary Agents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3

By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老谋深算/(美)普鲁(Proulx, A.)著;方柏林译. —北京:人民
文学出版社, 2009

(安妮·普鲁作品)

ISBN 978-7-02-007782-3

I. 老… II. ①普…②方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 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1185 号

责任编辑:姚翠丽

装帧设计:何 婷

责任印制:王景林

老谋深算

[美]安妮·普鲁 著

方柏林 译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302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2

2003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978-7-02-007782-3 定价 2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安妮·普鲁的造化之手

万 方

那天去五道口的书店“光合作用”，没有具体目标，只是怀着寻找好书的期望。不管安妮·普鲁多么有名，在那天之前我并不知道她。当然我看过电影《断背山》，可也没有和这位作家对上号。

书店一层是花花绿绿的世界，各类畅销书的舞台。本想直接上二楼，但心灵雷达已开始转动，助我飞快搜寻，在书架间走了一遭，立即捕捉到蓝色封面的《船讯》。我拿起它，封面上两行小字映入眼帘：美国国家图书奖，美国普利策小说奖。心中一喜！这是我选书的一个标准，这标准很可靠，几乎从未让我失望。

翻开书页，小说这样开始：

以下是奎尔一生中几年的经历，奎尔出生于布鲁克林，在一堆阴郁的州北城镇中长大。一身荨麻疹，三天两头闹肚子，他挣扎过了童年；在州立大学，他一只手捂着下巴，用微笑和沉默掩饰痛苦。他跌跌绊绊地活到三十多岁，学会了把感情同自己的生活分开，不指望任何事情。他食量大得惊人，喜欢熏猪蹄和黄油马铃薯。

鲜活的文字从纸页上放出电波，和我体内的电波接通，激起一股微微急切的心情，想很快地读它。

预感是那样的准确。读《船讯》的过程是一个惊喜连连的过程，不是以往那种被吸引，而是被迷住。我要说我热爱这本书，热爱书中肥胖笨拙的奎尔，刚强的姑妈阿格妮丝，高个子红头发的女人韦苇，热爱那一个个在纽芬兰荒凉阴郁的海岸上生活着的人们。多么奇怪！即使把我的生活范围扩展十倍百倍，也绝不可能出现这些人的身影，我不可能见过他们，甚至连梦见也没有可能，然而我的全部知觉、感知却被他们抓得紧紧的，身心被他们的生命之光所照亮。

《船讯》的情节简单而散漫，在这部小说中它们充当着随波逐流的角色。事实上，在安妮·普鲁的带领下，我和书中的人物一个个迎面相遇，他们是那么随随便便地出现在我眼前，甚至有那么一点突兀，毫无矫饰。他们生硬而不易接近，愚鲁又机警，好笑又可悲，质朴得像粗糙的礁石，复杂得像海底的暗流，和他们置身其中的海洋、风暴、冰山融合为一，既平凡又伟大。我用安妮·普鲁所给予的冷峻目光注视他们，心却越来越热，对他们和他们简朴而又奇异的生活产生了浓得难以化开的眷恋。

人活在世上要经历多少磨难啊！一次次失败，一次次情感的打击，心被苦水浸泡，肉体感受着周遭的冰冷。《船讯》的主人公奎尔的境遇其实是大家的境遇。因为缺少爱而痛苦，迷惘地活着。但安妮·普鲁告诉我们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棵幸福之树在地球的某个角落生长着。奎尔后来找到了，找到了幸福冒出的鲜嫩的绿芽，看到它如何一日日成长为摇曳的浓荫，听到了风吹过枝杈间的沙沙天籁。也许他并没有找，是幸福找到了他，因为他的心里有那样一颗种子。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和奎尔一样的种子，希望我们能来到条件适合的地点，适合的土质，适合的温度和湿度，剩下的就是等待和坚持。

《船讯》一书所描绘的这个充满痛苦和欢欣的世界既是真实的存在，又是安妮·普鲁一手创造出来的，你难以分清两者之间

的区别。我认为这是一个作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。

我是多么喜欢《船讯》的文风。一种生僻的粗犷的具有隐隐破坏力的文字感是那样新鲜诱人。叙述如莽汉般肆无忌惮，如孩童般天真，如诗人般虚幻、隐晦，如妇人般平实，甚至零乱，然而每句话每个段落都具有活生生的力量，字字如重锤。安妮·普鲁创造出一种内心时时爆发出激情，又被生活的现实所管束的逼真感觉。我们的人生感受又何尝不是这样。千条江河归大海，乘着《船讯》我们漂浮在安妮·普鲁之河上，漂了漫长的距离，最终来到海上，在起伏的潮汐中感受到了爱的温暖波涛。

这里要感激翻译者，如果说作品如人，那么译者不光描绘出此人的外貌，同时极其真切地表达出此人的全部内心世界。作为我这类读不了原文的阅读者，能遇到《船讯》这样的翻译者是多么幸运。

从此我知道了安妮·普鲁，被深深吸引，我要找她的其他作品来读。我四处打听，一个年轻朋友告诉我有一本《近距离：怀俄明故事》。很快我就去了三联书店，已卖光，又去涵芬楼，买到了。

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。在此之前我对短篇小说有自己的钟爱，如契诃夫的《草原》，海明威的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，但读了安妮·普鲁的《脚下泥巴》，我觉得自己看到了这辈子读过的最棒的短篇小说。这个短篇我看了好几遍，每次掩卷时都不由感叹：太棒了，实在太棒了！而且不是在心中暗暗叨念，是忍不住说出声来。

以下是篇中对两位牛仔开着破旧卡车所进行的漫漫长途的描述：

两人开进向晚的夜色，开进结冻路面的第一场冰风暴，开进刺眼的橙色日出，欣赏了冒烟的地球，看到尘卷风在泥地上蛇行，滚烫的热量从太阳表面冒出，卡车引擎盖烤漆卷

起，千雨形成不规则的网状，从无机物落地。

我看到了以上的每一幅景象，如同置身其间。这就是安妮·普鲁，她的文字不光能看，还能嗅，能听，或谛听或倾听或振聋发聩。任何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一经她的笔触就变得充满魅力，带着速度，一刻不停地流动，冲刷着人的感官和知觉。实在了不起！

《近距离》里的每篇小说都很棒，但我更喜欢《脚下泥巴》《荒草天涯尽头》《身居地狱但求杯水》，小说速度强大，文风暴烈，乖戾、娴熟，刀刀见血，让我对人生的了解直钻入最底的一层。这感觉有些可怕，心被震撼，久久难以释怀。

看了以上两部作品，我忍不住逢人就说安妮·普鲁。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《安妮·普鲁文集》，约我写序。出于感情我都没想就答应下来，但回头再想又有些畏难，因为我不是评论家，从未写过书评。人文社编辑为我减压，说：只要写出你读后的感受就好。随后他们寄来《手风琴罪案》和《老谋深算》。

这两部书是带着任务而读的，有种感觉在阅读中与时俱进，我感到：世上千奇百怪的人及命运如浪潮般在安妮·普鲁的眼底汹涌滚过，她眼睛雪亮，看准一个利索地伸出手，轻盈或用力一拎，把他们从大千世界、芸芸众生里拎出，让他们活灵活现地站立在地面上，生活下去，去创造历史。

安妮·普鲁的手是一双非凡的造化之手。

在《老谋深算》中，她对那片长条地的厚爱用独特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，对一座房屋、一条道路、一件工具或器皿进行平实而又细致入微的描写，竟然那样引人入胜，功夫实在了得。而阅读《手风琴罪案》仿佛一头钻进一团风暴，人化作了小小雪片上下旋转、飞舞，迷失其中，放下书才得以喘上一口气来。

作为一个写作的人，我或许算是个比较特殊的读者，更在意文字所传达的魅力；但我同样也是一个过日子的普通人，在意作

品中人物的生活经历和感受,我相信两个我都在安妮·普鲁的作品中得到阅读的满足和内心的感动。

让我用《船讯》的结尾结束我的文章。

既然杰克能从泡菜坛子脱身,既然断了脖子的小鸟能够飞走,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?也许,水比光更古老,钻石在滚热的羊血里碎裂,山顶喷出冷火,大海中央出现了森林,也许抓到的螃蟹背上有一只手的阴影,也许,一根打了结的绳子可以把风囚禁。也许,有时候,爱情也可以不再有痛苦和悲伤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环球猪肉皮公司	3
第 二 章	塑料艺术品	18
第 三 章	重新上路	29
第 四 章	邪恶的胖小子	38
第 五 章	牛仔玫瑰镇没有房子	51
第 六 章	警长休·杜乌	58
第 七 章	乡村概略	71
第 八 章	拓荒者弗荣克	84
第 九 章	陨星牧场	96
第 十 章	老狗餐馆	119
第十一章	泰特尔·克劳彻	136
第十二章	罗普·巴特	156
第十三章	哈巴库克的好运	172
第十四章	小两口	183
第十五章	亚伯与该隐	194
第十六章	好奇能使猫送命	214
第十七章	魔鬼的帽子带	217
第十八章	只问几个问题	224
第十九章	警长办公室	229

第 二 十 章	目前为止一切顺利	235
第二十一章	三重冠	250
第二十二章	吕贝页来信	266
第二十三章	富人奥兰多	273
第二十四章	镇上的紫罗兰之夜	284
第二十五章	大单子	293
第二十六章	牡豆弟兄	307
第二十七章	前往丹佛	315
第二十八章	久而不衰	330
第二十九章	吕贝页·克鲁克的办公室	334
第 三 十 章	突变	339
第三十一章	贝蒂·豆克太太	353
第三十二章	老谋深算	362
第三十三章	失败	373
第三十四章	铁丝网节	380
作者后记		400

有了风车就有风

第一章 环球猪肉皮公司

鲍勃·道乐挺年轻，才二十五岁，一头鬃发，长着猫一样的阔方脸，一双浅灰色的纯净的眼睛，睫毛乌黑乌黑的。其时正值三月末，鲍勃驱车由西而东，沿着得克萨斯州 15 号高速公路，行进在得克萨斯末端的长条地上。他前一天从丹佛出发，越过雷顿关，穿过新墨西哥州死火山区，又经过俄克拉荷马州西北那片枪管状的地带，接下来转弯向北，结果走错了路，白白耽误了几个钟头，才回到正路上。这是个生机勃勃的春天的上午，天空中荡漾着绿意，空气里带着山艾树和漆树的香味。全国公共电台还没有念完那一连串公司赞助商的名字，声音就渐渐隐去。取而代之的是个基督教电台，一会儿播放单调的布道，一会儿播放铿锵有力的音乐。他伸手把收音机调到一个乡村音乐频道，听着诸如守家啊，归家啊，在家啊，不应远游啊之类的歌曲。

公路和一条铁道平行。他觉得铁轨的拐弯处有种不可名状的悲伤感。眼看着这些闪着冷光的轨道拐过弯，延伸到远方，他就想起那个悲伤的早晨：他孤零零地在泰姆舅舅门外台阶上，听着屋子里面咖啡壶和杯子磕磕碰碰的声音，虽然那地方既没有火车也没有铁轨。他也弄不清楚，究竟为什么这些铁轨会在他的脑子里成为悲伤的象征。

迎着地平线，进入广袤的黄色远方——这里面有种古老的刺激，渐渐地，他热血沸腾起来。虽有公路的围拦和阻隔，草地毕竟还在顽强地延伸着，即便和当初的大草原已经不可同日而

语了。辽阔的天空，辽阔的土地。两只寻找胎盘的山狗在草地上向东奔跑，穿过似乎在流动的青草。太阳照在山狗的皮毛上，反射出白光，好像给山狗镶了银边。草地上长着冬麦，四周是环状灌溉渠道，中间还会露出几头还没有长大的菜牛；冬麦长在地上，也长在渠道里。其它田地中间或会有拖拉机出现，后面扬起一片尘土。他还注意到，公路上手慢的司机会把车开到故障车道——此地称为“礼让车道”——挥手示意他先走。

前方隐约有城市出现，他似乎能看到摩天大楼、清真寺和建筑的尖顶，但再近一点，才发现是谷仓、水塔和储藏柜。谷仓是平原上最高的建筑，结构平行，形状尖锐，仿佛能把四周的动能吸纳进来。没过一会儿，鲍勃就从这些竖立物中看出了节奏，因为沿着铁路的镇上，这些谷仓每五里或十里就会出现，很有规律。谷仓大多数是圆筒状的水泥建筑，还有一些砖瓦结构，但在铁轨两边，也能看到那种古老的木式结构的谷仓，虽然看起来表皮脱落，破旧不堪，但依然矗立着，有的顶上盖有石棉瓦，也有个别盖着铁皮顶的——铁皮生了锈，被风吹得松松垮垮。笔直的街道垂直交错。途经的每个镇子都有个标语：“本镇没有苦瓜脸”；“福地良民”；“一万个友好的市民和一两个臭脾气的老家伙。”他路过了喀屋汽车餐馆，路过了市中心那些身挂标语板的传教士，还路过了路边的死牛。那些死牛的腿直挺挺的，在等化脂厂的卡车运走。左右两边还能看到点头一样一起一伏的油泵臂、轴式灌溉机（有个灌溉机上还有圣诞节的装饰灯）、压缩罐，以及错综复杂的管道和仪表，不过因地形无比开阔，这些器具的分布又没有多少章法，故而看起来就像是些不起眼的金属点缀物，由一只巨大的手漫不经心地散布在这里。橙黄色的记号标志着地下的管道。在田地和草场下面，有一个管道、电缆、钻孔、水泵和萃取器所组成的看不见的世界，与地面上的篱笆和公路一起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三维网络。这网络通过飞机的尾流和

看不见的卫星信号，一直延伸到天上。他注意到田边上有漆得颜色鲜艳的 V—8 型柴油机（大多改装成天然气发动机了），正在从地下的奥格拉拉蓄水层抽水上来。他还路过了几十个没有名称、低矮、灰暗的建筑，两端装着巨大的电扇，和马路隔开，四周围着铁丝网。这些围起来的养猪场从空中看，如同奇怪的大钢琴，上面有六个或十个白色的琴键，琴身上的梯形物是养猪场后面的化粪池。

但所有这些建筑物，无论是机器、铁丝网还是金属做的，都给人一种转瞬即逝的感觉。鲍勃知道他在大草场，这草场原本是北美大草原的一部分。这广阔的北美大草原从加拿大一直延伸到墨西哥，曾经向一批又一批的过客展现过自己的千姿百态。在这些过客的笔下，大草原的形象是各不相同的：春天的大草原上风裹挟着沙子，把草吹向一边，草地上矢车菊、银莲花、蝶须花、紫罗兰争奇斗艳，鸟儿飞翔，羚羊奔走，草原上生机无限；到了仲夏，若是在还没有被牛羊啃的地方，游客们就可徜徉在半人高的草丛之中，让波浪一般翻滚不休的无边草地尽入眼帘。而夏末在牧区的游客看到的，却是干枯无用的沙漠，上面点缀着能让马匹致残的仙人掌。冬天的草原上，北风刺骨，大雪纷飞，除了干活的牛仔，很少有人胆敢跑到草原上来。过去草原上能听到狼嚎，如今嚎叫的是汽车的轮胎声。

鲍勃·道乐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会跑到自然生态如此复杂的地区来。照有些人的说法，这地区已经被破坏到万劫不复的地步了。他所看到的也不外乎别人所看到的一切——一切都那么庞大，油泵的泵臂像翼龙的头一样一上一下，路边扔着些轮胎，看上去像一只只鳄鱼。每隔几英里，就能看见空中有红尾巴的老鹰盘旋，仿佛是在划狩猎地盘。路两边长满了野芥菜，看起来朦朦胧胧的，这野芥菜开着紫色的花儿，气味很臭，使得空气很难闻。他对着后视镜说：“没见过这么混账的地方。”其实他好

像也没怎么在这种环境恶劣的地方待过。

他前方的一条岔路上突然冒出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,他眯了眯眼睛。他知道有犯罪倾向的疯子或者在逃犯就喜欢这种车子,而各地的恶劣司机也对这种车子格外垂青。那货车疾驰而去,超过限速,一会儿就踪影全无。对面马路的远方,出现了一个摇摇晃晃的黑点,后来发现是个骑车的。不知炎热的空气搞了什么鬼,使得自行车看起来简直有三十英尺高,而且颤巍巍的,好像是肉冻做成的一样。他又看到了一只鹰,正歇息在电话柱上。

矮草原上的草原土拨鼠群落不复存在了,过去这些群落动辄覆盖方圆几百里的地盘。不过,一些老派的红尾鹭还是沿袭了祖先的习惯,在这里以猎食为生。它们展开羽翼滑翔,有条不紊地在草场上方的空中盘旋,黄黄的眼睛打量着下面的风吹草动。但更多的红尾鹭则采用了现代化的手段,端坐在柱子、杆子的顶上,以逸待劳,专等过往车辆轧死兔子或者土拨鼠。它们大大方方地取走这些动物的死尸,就好像家庭主妇漫不经心地把一包排骨扔进购物车一样。天上现在就有这么一只鹭,喙边上还粘着些许皮毛,俯视着下面卖力踩着自行车向西走的人。鹭用那琥珀一般的眼睛密切注视了一会,看着自行车缓缓移动,渐渐地失去了兴趣。在鹭的世界里,自行车是没什么前途的;更有盼头的是高速公路上的大卡车、上面还带着血迹的散热器护罩,或是迂回前进的小货车——这些东西专挑野兔撞,专挑蛇轧,仿佛都听从电话柱顶上老鹭的旨意。

骑车人现在恢复到常人大小,鲍勃·道乐坐在轿车里,和骑车人靠齐了。骑车人看到了一张红红的脸,鲍勃则瞥见了骑车人健壮的腿,还看到了一条金链。接下来,自行车沿着路上的一条斜坡下去了。公路上再次剩下鲍勃一个人。鲍勃瞄了一眼天上涌现出来的厚若棉被的乌云。他那辆土星车两侧,平坦的土

地向着远方伸展。每寸土地都派上了用场：庄稼地、炼油厂、加油站、畜牧场、服务区，等等。牧场和公路隔得很远。他不时路过一些废弃的房子，这些房子都在风吹雨打中破落不堪，周围摆放着长短不齐的棉花秆。在他眼中，那些缺胳膊少腿的风车，或是倒塌的仓库，象征着这个地区的过去——支离破碎，散乱摆放，如同制图员去吃午饭时办公桌上摆着的铅笔。这一带人的祖先阴魂不散，仍徘徊在他们生前留下的这些零碎物件上方。路边野草里突然蹿出一只土拨鼠，他一时没注意，轧着了，轮子微微颠了一下。一只母鹭飞了起来。它总算是等到一顿美餐了。

鲍勃·道乐是头一次来这个位于加拿大河北部、形同双柄锅的郡。毕业后的五年间，鲍勃换过一份工作。鲍勃毕业的学校是霍勒斯·格里利初等大学，这是所混合型的学校，设在一栋空心煤渣砖做的楼房里，挨着一片洋葱地，边上就是丹佛东部的70号州际公路。他原指望能在霍勒斯·格里利受到启迪，找出自己的兴趣所在，然后找个对口的职业，但事与愿违，他到现在还是弄不清楚以后该做什么事。他后来想，如果教育面宽一点，没准会有好处，因此他申请了一所州立大学，还得到了一份微薄的奖学金（他的词汇量大，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，分数也颇为可观），不过钱不够，他还是没法去读。

鲍勃发现，揣着一份霍勒斯·格里利初等大学用电脑打印的文凭，很难找到他所想的“好差事”。他本可以去泰姆舅舅的店里做事，但后来还是选择了普拉特河灯泡供应公司，在那里做库存管理员，挣一份最低标准的工资。

他在那里干了三十个月，成天和包装盒、碎玻璃这些东西打交道，完全是份苦活，年终加的薪水也少得可怜，后来和公司老板，亦即公司创办人米尔瑞斯·吉丁斯的遗孀尤多拉·吉丁斯太